

胡女士

兰庭的兰



我的童年玩伴

紫阳 李谢军

一个平常的日子，一次偶然的聚会，我和他又坐到了一起。他是我的发小，我的童年玩伴，如今我们已入过中年，谈起往事，依然是那样一往情深，眼角甚至还闪动着泪花。

我们的童年时期，紫阳第一楼服务楼刚刚建成，电影院有了儿童专场，沉寂多年的汉剧团也开始登台唱古戏。对身边天天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熟视无睹，一天只晓得和几个玩伴野蹿。我的这个玩伴便是与我玩得最铁的一个。他体型肥胖，我们都称他地主，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地主因为吃得好才会发胖。于是，戏弄他便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这一点，我做得尤为突出。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上学路过红卫路，现在叫紫府路，那时还没有硬化，纯粹的泥巴路，到处都是坑洼洼，天晴一包灰，下雨一汪水。那天是雨后初晴，我和他一起上学，红卫路上到处都是水坑和烂泥。我在前边走，他在后面紧紧相随。走着走着，一摊水旁边的干地上有几根固定实物的铁丝，我一脚踏将其踢进污水滩，惊动了正在水里撒石头的工人，我立马逃窜，紧随其后的他正好迎面碰上，几个工人对着他一顿臭骂，他喘着憋红了脸，又委屈又害怕，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虽然经常戏弄他，他却从不记仇，天天与我形影相随。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讲究半工半读，县上在北坡后面的三脚架给学校专门划了一块地，类似于今天的学生劳动体验基地，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地里参加劳动。一天，我和他各扛一把锄头从学校出发，顺着邮局旁边的一条小路上山去参加劳动。走到半山腰，路过一家院子，我沿着楼梯从下往上刚走进院坝，就发现几条恶犬正趴在树下睡觉，我举起锄头对着路旁一块石板奋力砸去，随后狂奔而逃。石板破裂的巨大声响惊醒了正在酣睡的恶犬，它们恼怒的抬头回望，他正好从院坝下边的楼梯上探出半个头来，恶犬们便狂吠着争先恐后地扑上去，追着他狂吠，他吓得抱头鼠窜，连滚带爬地逃下山去。从那以后，大约一个周他都没有和我说话。

当然，我们也有极开心的日子。我和他都住在汉江之滨的翠花街，那是一个沿江而建的约800来米的临江小街，房屋多心土墙石板房，街面青石铺就，小巷或上或下，或拐或弯，曲径通幽。江边有一个前进造船厂，长年停泊着正在建造或已经建好还没有拉走的船舶，这是我的童年乐园。白天，我们在河里游泳，在船上躲猫猫；晚上，我们在街上玩抓特务游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个桥段与我们的游戏很相似，一堆孩童分成两拨，一拨饰演特务，一拨演解放军。我的这位玩伴自然每次都是特务，每次都被我们追逐得屁滚尿流。

我天生胆小，虽然天天泡到水里，但只学会了几招狗刨，而且划不到十米因为身疲力竭就会下沉。地主虽胖，游泳却是一把好手，划到河，钻船肚都不在话下。据他说，他曾救过我一次，把我从濒临溺水的死亡线上救回来，我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他执着地说了几十年，几乎每次见了我和外人在场时都说，我一直不置可否，毫不领情。

后来，我初中毕业了上中专，他落榜上了高中，我们便少有来往了。中专毕业后我一直是在家乡工作，听说他高中毕业后，上了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关中一个国营煤矿。再后来，他从关中调回了紫阳，我们便又在一个城市生活了。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今年，电视剧《人世间》几乎唤起全民怀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想起它，就如同进入一个时空隧道，去回味一段最美的时光乐章。忆童年，品人生，如饮甘冽，愈久弥香。



乡村秋韵

汉滨 温洁

吮着稻穗的芬芳，裹着桂花的馨香，品着石榴的清甜，秋翩翩而来，叩响了季节的大门。带着对秋的憧憬，跟着秋的脚步，我又回到了隐藏在凤凰山深处的老家——汉滨区洪山镇一个叫王家坪的小村庄。

乡村的初秋，花簇依然争奇斗艳，略带着夏的余韵，这像是秋勾勒的水彩画。老家住着年迈的祖母，叔叔在家呵护着她。老家门前的玫瑰和月季盛开，仿佛刚刚从夏日的梦中醒来，芬芳扑鼻，红得热烈，粉得淡雅。墙角的紫薇花，簇簇妩媚，挨挨挤挤，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好像要把所有的艳丽统统馈赠给秋天。屋后的一大树桂花也开了，散发着阵阵幽香，阳光斑斑驳驳，仿佛在疏朗的树叶间嬉戏。菊花在这秋风中欢笑，舞动着绚丽的花瓣，热热闹闹地打扮着秋天。房屋前后的树枝上，看不见蝉的影子，却依稀听得见秋蝉的歌，稀稀落落，播撒在宁静的乡村里。

乡村的秋天，是从那一抹绿里带黄的山水中蔓延开来的。眺望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峰，郁郁葱葱的树木，秋就这样匆匆赴约而来。是那一朵朵温柔的白云，遮蔽了夏日最后一缕高温；是那一片片黄里带红的枫树叶，擎起了火焰层林尽染，驱散这个夏季莫名的酷热；是那漫山遍野的松柏，依旧翠绿，沉稳地注视着，这并不缺少色彩的秋天；是那一阵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丰收的喜悦，抛洒在乡村金黄的土地上，那火热的色彩，点燃了生命，也点燃了乡村的秋天。

乡村的秋天，是那高远的天空，敞开博大的胸怀，包容着田野的一切。那顺势而下的水渠，溪水浅浅，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农作物最坚强的依靠。山丘上，绿玉米和黄玉米纵横交错地排列着，它们都是秋的老友。黄玉米已经成熟了，有的玉米穗还没有掰回家，斜挂在枝头上；有的玉米穗已经在主人的院子里。

乡村的秋天，秋风是金色的，丰收是金色的，喜悦也是金色的。田野里那一畦畦不规则的水田，全部被金黄的稻穗所覆盖。秋风拂过，那金黄的稻浪随风起舞，饱满的稻穗害羞的小姑娘，一会儿跳起了劲道的街舞，一会儿跳起了舒缓的芭蕾舞。那戴着草帽的农民伯伯，低着头，弯着腰，站在稻田里，享受着这春耕秋收的喜悦。他们是秋天的主角，忙碌是他们的旋律。你瞧，他们各自分散在稻田边，准备收割哩。只见他们迫不及待地用左手反向抓住一把稻子，右手举起镰刀，一下子向稻子的根部用力地割去，一把一把，割了一堆稻子，静卧在稻茬上。你听，那轰隆隆的收割机与一把把稻穗在田间共舞，他们默契地欢唱着丰收歌曲。

最惹人喜爱的还是祖母家那棵瘦弱的石榴树，每年冬天努力沉潜，春天孕育希望，夏天火热绽放，秋天蓬勃绚烂。经过十八个春秋的风雨，树干已经拳头粗细了，枝头挂满饱满的果实，有红中带黄的，也有黄中带粉的，纸条都压弯了；指甲盖大小的叶子，遮不住一个硕大的石榴，它们红得那般娇羞。祖母一次次催促我摘个石榴尝尝，我挑了最大的那一个，先生帮我把石榴，那颗闪光的石榴水晶，真不忍心吞噬它。我眼前的这棵树，是祖母为我刚满月的女儿亲手所栽的，她说，石榴树的花和果都非常漂亮，曾孙女也会像石榴一样漂亮地长大。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手心，润滑、滑滑的，亮晶晶的，示意先生拍张照片发给远在上海读书的宝贝女儿。

唯一遗憾的是，细细的绵绵的秋风吹过，春日的莺歌燕语悄然远去了，田野里那颗最高的梧桐的叶子落光了，破裂的枝干显得格外苍老，高枝上斜倚着的那个鸟窝，好像在风中摇曳着思念，那是缥缈的游子的心啊。树下有秋虫低吟，隐隐约约听得见，它们好像陪伴着空荡荡的鸟窝，一起孤独终老。时光更迭，年华易逝，秋天随时会向时间老人奏响冬的序曲。

乡村的秋天，对热爱生活的的人来说，是个美丽可爱的季节。它的神韵，在于诠释了春的希望，收获了夏的热情，彰显着独特的个性，透露着成熟的魅力，洋溢着自然的美好。而那飘逝的落叶，不仅是送给秋天的金色礼物，还在为生命沉潜力量。

赏到了胡女士手绣的花袜垫”后有“爱不释手”、“不忍穿用”之感。也许是职业的敏感度使然，徐老感到胡女士的花样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萌生了将胡女士作品交妇联、科协、推荐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和传承吾乡这份民间技艺的想法”，于是邀请胡女士画出花样图，再由他拍照传入电脑，编辑打印成册后推荐申报。胡女士欣然同意，并“数月辛劳”，一笔一画在白纸上描绘心中的花样世界，创作出这七十二幅作品，有了这样一份由徐老先生发起并“结集”的花样图册。

这位胡女士是我亲爱的母亲，那位周老师是我的父亲。十年前，徐先生、胡女士两位老人经由周老师的画作而认真地干了这样一件“大事”，我现在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当时的情形。那么这本册子是由谁、在什么时候交给我的？我也记忆模糊！

徐老的申报可能最终未能成功，因为在坊间一直没有听到关于胡女士成为非遗传承人的消息。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胡女士那几个月一定非常开心。像一个默默写作文的孩子，有一天突然被老师发现他的文字那么好，有了范文在全班朗读的荣誉感。被发现，被鼓励，被肯定的喜悦一定每天都鼓舞着胡女士吧？所以她笔下的花草虫鱼果实全都有一种饱满热情、活泼有趣的模样。

那几个月，已过古稀之年的胡女士一定也很辛苦吧？戴着老花镜，端坐桌前，过度的使用着一双做过白内障手术的眼睛，手握钢笔，一笔一画，努力的要把七十多年见过的最美的花鸟虫鱼描绘出来给人看。画了那么多繁复的花样，大概，胡女士也有体力不支的时候吧？毕竟，两年后，亲爱的胡女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从医学角度来讲，从疾病的发展过程来看，那时的胡女士，可能就患上重疾了吧？

慢慢看完胡女士的花样图册，我起身去找出珍存的几双不曾穿用的袜垫，那是由徐女士亲手制作的，在脚腰部位绣着精美图画；孔雀羽毛斑斓，喜鹊生动鲜活，梅花金黄金点，豌豆花正在怒放……绣花色彩鲜亮，配色大胆，方寸之地，巧手妙思尽显其间。徐老盛赞胡女士的手绣袜垫让人“不舍”穿用，我觉得此言不虚。我想，如果胡女士成为非遗传承人的话，那么这几双鞋垫就不再是鞋垫，而是艺术品。唉，可惜世事多与愿违。

指，生怕便宜了空气，觉得只有空气才会在不知不觉分享我们的美味，全然没有顾及母亲黯然神伤的情绪。那种情绪充满爱怜，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因为每次都是母亲指使我去买洋糖饺子，来老三便记得了我，他喊我的小名，我喊他的小名，没有了辈分界限。我参加工作后离开故乡，故乡的人和事渐渐淡忘了，再也听不到了来老三的音讯，但洋糖饺子的味道依然刻骨铭心。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格外念起洋糖饺子，几十年没吃过了，想了。也许是与洋糖饺子的胃口之缘天生注定，初秋的一个早晨，我在菜市场忽然听见久远的“卖洋糖饺子哎——”吆喝声，尽管声音是由“电喇叭”扩出来的，却是那样的熟悉而又亲热。跟着声音寻去，果然看见了来老三，我连声喊“来叔”，他没应声，只顾得从摩托车后架泡沫箱里一掀一取一捂，然后确认扫码支付。洋糖饺子要趁热吃，他每次掀开棉帘取去出洋糖饺子后必须迅速捂严实，免得散了热气。他不慌不忙地卖，“电喇叭”可劲地吆喝，倒也不失市井景气。待他有闲了，我轻声喊了一声“来老三”，他扭头一眼认出了我，契阔相逢，格外惊喜。他已年近七旬，戴着眼镜，矍铄依旧。闲谈中，得知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向阳镇做洋糖饺子生意，儿孙满堂，日子过得幸福。我们都被岁月催老了，乡音乡情却长留在心间，永远不会变。我对他说，勤苦了一辈子，现在日子好了，年纪大了该歇息下来享清福了。他哈哈一笑说，闲不下来了，一闲下来手艺就生疏了，就跟你写文章一样，久不写字忘了字。现在都是机械代替手工，省事又先进。小镇的生意小，他就买了摩托车，轮回到县城和周边镇上去卖，主要是年轻人消费，中老年人大多已不爱吃这种油炸和糖分的东西，吃也是吃个稀奇，吃个念想，洋糖饺子这种传统特色小吃逐渐也会消失，手艺也面临失传。也有人慕名上门请教，他都会热心传授。临别时，他认真地对我说：“你是个写家子，把我和洋糖饺子写成文章，让人知道在紫阳县还有我这么个做了一辈子洋糖饺子的人。”我满口答应。他不是担忧生意淡了，而是忧心父辈传下来的手艺失传。我宽慰他说，洋糖饺子被列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成为职业技术培训的地方课程，一定会传承下来。他开心地笑了，加了我微信，发给我一个链接，说有人拍了图片和视频，算是留了资料。回到家里，拿起手机点击观看制作过程，只见他一言不发，手搓、掌压、扭曲、下锅、翻转……娴熟自如，一气呵成。拍摄者是县摄影协会的两个美女，品尝洋糖饺子的画面让人眼馋。我也拿起刚买回的洋糖饺子，乘着热乎气细嚼慢咽起来，任这“销魂”的滋味儿沿着舌尖蔓延，仿佛回到了从前。

不收礼钱和份子钱，图个闹热畅快，更图个喜庆祥和。

六爷爷没说什么，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又说，孙子，既然回来了，去给祖先烧刀纸上炷香吧。六爷爷的意思，我们离开太久了，得给祖先报个到。我去到小队小卖部买了火纸、香、蜡、沪康酒，六爷爷拄着拐杖带我去往大山里的祖坟。六爷爷用弯刀和拐杖在杂草丛生的山林中劈出一条小路。六爷爷带我来到半山腰的一座古墓前，指着那座高大的年代久远的古墓对我说，那里面葬着我们李家祖先。我问六爷爷，古墓里葬的到底是哪一辈呢？六爷爷说，不知道。小时候听父亲说里面葬着李家祖先，我就记住他们是李家祖先了。六爷爷用弯刀砍去缠绕古墓的刺藤、灌木、杂草，门楣上笔力遒劲的“李氏墓碑”四个字依然清晰，下面的警示标语以及家族简介都已被岁月风化而模糊不清了。

我挨着六爷爷在古墓拜台边坐下，山风习习，凉意森然。天色将晚，一轮将圆未圆之月升上天空，山林一下子变得空寂起来。六爷爷起身，又向古墓凝望片刻，对我说，孙子，记着，这是我们李家的祖坟。

我扶着六爷爷沐浴着月亮的清辉踏上回家的山路，六爷爷用拐杖开路。他拂开周围那些高大乔木的枝丫、柔韧的藤蔓，我想，它们或许就是哪一天鸟儿嘴里遗落的种子，或者风从某个地方带来的果实，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然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将此地将它们故乡。六爷爷年已高，步态龙钟，行动迟缓，但思维意识清晰。我问六爷爷，李家祖先一直生活在这片大山里吗？他们为何要选择条件如此恶劣的大山栖息？六爷爷慢悠悠地说，其实，我们李家是湖广移民来到这里的。我们家族有本族谱，关于我们的来源，关于老李家的辈分，都记在上面。



化龙山

章长青 作

瀛湖

第 1330 期

洋糖饺子

紫阳 刘全军

洋糖饺子是我的家乡紫阳县一种民间传统小吃。说直白点，就是将稍微发酵的糯米粉手搓紧实，挥刀切成半条形，入油锅前的一瞬间，手翻旋转，面料稍微呈螺旋扭曲，油炸定型后，用白糖和炒熟的黄豆粉蘸满，吃起来酥细软，回味绵长，吃一根就能回味一生。

小时候，老家瓦房店有个叫来庆发的男子就是专卖洋糖饺子的，因为在家里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都叫他“来老三”。这门手艺是家传的，偌大一个镇子就只有他一人独家经营洋糖饺子，而且是家庭手工作坊式制作，全镇的人都非消费他的产品不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还是年轻汉子，走路一阵风，嗓门大如钟。天一亮他就提着大竹篮，篮子里装满洋糖饺子，用一块厚布捂住，先是进瓦房沟在小学门口叫卖，然

后上一道梁到中学门口停留一阵，等到学生上课了，再转身从高家巷子直到上街，从上街一直吆喝到西街，整条街的空气中都传播他那“卖洋糖饺子哎——”的叫卖声，声音连门板都挡不住。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户户基本生活尚难维系，大都没有吃早点的习惯，能吃上一根热乎的洋糖饺子简直是一种奢侈的口味。

那年月挣钱不容易，钱也很值钱，买一根洋糖饺子要花费五角钱，市场上的本地农家菜才几分钱一斤，五角钱就可以保障一大家子人至少两天的蔬菜供给，寻常人家都是扳起指头过日子，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根本没有余钱零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想买又买不起，想吃又吃不着，他的叫卖声喊得全镇人心里慌得难受，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赶紧把门关上。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买了他的洋糖饺子后，也都故意大声显摆，更加惹得左邻右舍心里不舒服，就会有嘴巴敞快的妇人从屋里蹦出来发声了：“来老三，你使劲吆喝啥子，悄悄地卖哟，没人把你当哑巴，喊得人口水长流，不就是个洋糖饺子嘛，招个啥。”话语阴阳怪气的，把买卖洋糖饺子的人都损了。来老三哈哈一笑，也不搭腔，提着竹篮开溜，吆喝声却更大了。

母亲是心疼孩子的，知道我们眼馋洋糖饺子，隔三岔五就会买一根，让我们兄弟分着吃，那种香甜细腻爽口的感觉回味无穷，往往是吃坏了还吮吮着手

月映故乡解乡愁

汉滨 李永明

那个月圆之夜，我与家乡再次重逢，亲情让我醉卧故乡。

母亲生日那天，要求在家乡山坳里的老屋承办。那座老屋经历时光淬炼，到处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古朴而沧桑。站在老屋后面的山梁上，正是满月辉映的时候。连绵起伏的青山、高大苍翠的树木、灰墙黛瓦的房舍、错落有致的阡陌，全都披上了乳白色月光，变得温柔。

山林安静极了，没有鸟鸣，没有车马声，一切都在静寂之中。家乡人走了又回，回了又走，但那一轮月亮始终如一地静静地辉映着故乡，与山川河流一道，构成家乡的图景。热闹刚刚过去。母亲说，山坳里太静了。她跟着我们出去的这些年，见了城市生活的繁华，在80岁生日之时，她想将外面的热闹带回大山，让她那班老哥老姐们喜乐。

前两天刚到家时，六爷爷拄着拐杖来我家问，你们回来了？母亲答，回来了。不走了？三爷爷又问。母亲看了看我，没吭声。我们和六爷爷同住李家大院，六爷爷住西厢房，我们住东厢房。如今，偌大的李家大院五间正房，天井型院落，虽然长满了青苔，但圈井里那一汪清亮亮的井水还储藏着天上的月亮和那些曾经喜怒哀乐过往。六爷爷说，你们回来庆生，怕是没多少人来坐席了。母亲黯然，她想的是热热闹闹办个喜庆绵长的寿宴。我说，不要紧，有多少人在家，我们都请来，